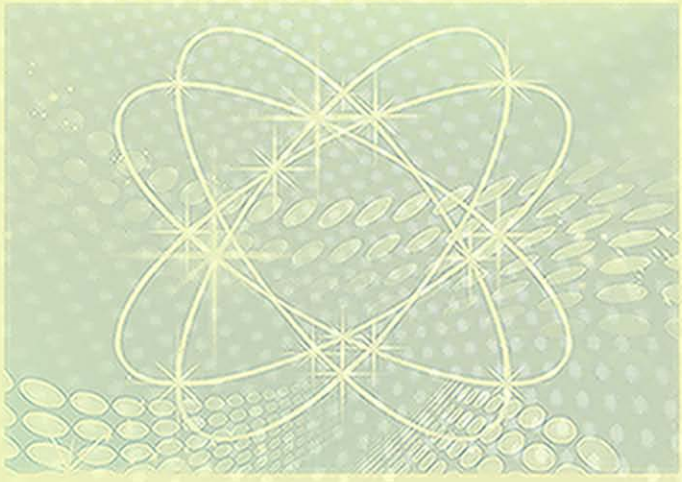
曹禺和他的戏剧人物

晏学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曹禺和他的戏剧人物/晏学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220-08422-5

Ⅰ.①曹… Ⅱ.①晏… Ⅲ.①曹禺(1910～1996)—戏剧文学—人物评论—文集 Ⅳ.①I207.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2322 号

CAOYU HE TADE XIJU RENWU

曹禺和他的戏剧人物

晏 学 著

责任编辑	许 茜
装帧设计	杨 潮
责任校对	徐 英
责任印制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5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6.5
插 页	3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8422-5
定 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86259624

“沉在心里”的怀念

——晏学著《曹禺和他的戏剧人物》序

徐晓钟

晏学老师——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是一位为历届学生所挚爱的老师。除“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期间外，她执教50年。教“写作课”、“话剧名著选读”；讲“郭沫若”、“田汉”和“老舍”，主要讲“夏衍”和“曹禺”。她从26岁走上讲台，第一课就是讲曹禺的《雷雨》，她在中央戏剧学院的课堂上讲曹禺的作品整整40年。

晏学老师在教学的同时写过舞台剧、电影及电视剧：《忘忧草》《赣水苍茫》《袁世凯》等；1980年为“北京人艺”写了话剧《茫茫草》（由夏淳和苏民导演）；2004年，纪念戏剧“梅花奖”创立30周年作为庆典演出《雷雨》时我请她为我们担任文学顾问，同时她还在北京及外地学校讲授曹禺专题。

“文革”期间，她的全部讲稿被当做“封资修”“毒草”扫地出门，一张讲稿也没有留下。后来是学生催着要她补写出课堂的讲稿，她才补写出来一些。

在这本题名为《曹禺和他的戏剧人物》文集中，她精辟地论述了曹禺对自己剧本题材的选择、人物的设置以及表现社会生活的角度和剧本场景的确定；她对曹禺剧作语言的分析也十分精彩，她条分缕析地分析了曹禺语言的文学性、诗的韵律与“极富于变化和情趣”；最终概括出曹禺剧作的表现方法、艺术风格和

晏学教授给学生上课

他坚守的戏剧观念。我以为，文集作者论述的焦点仍是集中在对曹禺剧作中的人物，特别是对人物心灵的分析，作者把学生和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对曹禺作品人物精神灵魂的剖析。

晏学老师读曹禺有自己的视角，观点深刻，用词犀利，文字也美。她从曹禺剧本的细节分析出人物形象的内涵，分析出作家对人性真谛的沉吟，最后凝炼出剧本的哲思，深深钻进了曹禺写作的心灵。她是以丰富、敏感的情感去解读和感悟曹禺笔下的人物的。她深切地感受到曹禺是“以熔铸了自己强烈爱憎的作品向反动的统治势力挑战”；感受到曹禺是“以自己的生活与技巧，思考与激情，天才与勤奋三者的统一，使自己的作品‘一鸣惊人’”。她说：“我作为曹禺老师的学生，我只有认真再钻研老师的作品，并把我的点滴体会，告诉我的学生。”她真诚地说：“这也许是我对老师能作出的唯一的报答和纪念。”

我以为，晏学教授的《曹禺和他的戏剧人物》这本文集是在

晏学教授和学生合影

启迪我们如何面对我们的戏剧文学财富，如何走近一位世界现代戏剧的卓越代表人物、我们的老师——曹禺，如何倾听他的心灵！从这些文学鉴赏、解读、评论和已经形成教材的文字中我仿佛看到一种蕴涵：看到作者对我国文学财富，对一位文学大师，对自己的老师的挚爱！

晏学教授在自己的一篇文章《怀念曹禺老师》中写道，“让一切又沉在心里”。我在她的讲课和这本文集中似乎听到了她对我们的老院长，对我们的老师——曹禺的“沉在心里”的怀念！

徐晓钟

2011 年 3 月 8 日

徐晓钟（1928～　），中国戏剧教育家，话剧导演艺术家，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剧协第四届副主席，国务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国际剧协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副会长。

曾先后执导话剧《麦克白》《培尔·金特》《桑树坪纪事》等，在国内话剧界反响巨大。著有《导演基础知识》《导演艺术的特性与导演职能》等导演学专著。

目　录

“沉在心里”的怀念
——晏学著《曹禺和他的戏剧人物》序…… 徐晓钟　001

怀念曹禺老师…… 001
将军笔下开生面
——戏剧大师曹禺…… 011
《雷雨》的启示 …… 029
他是什么人？
——解读周朴园…… 059
繁漪与周萍…… 080
爱之罪
——侍萍与四凤母女的血路…… 105
一心想飞的孩子
——活在梦里的周冲…… 116
这就是奴才
——说鲁贵…… 126
《日出》的构思艺术 …… 136
陈白露的悲剧…… 157

在浊浪中翻滚
——李石清的挣扎…… 183
《原野》删改得失谈 …… 196
挣不脱无形的镣铐
——仇虎的悲剧…… 204
哀·文清…… 216
学习曹禺戏剧创作的点滴
——和同学们关于写戏的谈话…… 227

跋…… 256

怀念曹禺老师

曹禺老师去世一年多了。我早就想写下我的怀念，但一拿起笔，思绪就像乱云一样翻涌，许多回忆、许多联想都萦绕在脑子里，理不出一个头绪，不知该从哪儿说起，于是几次提笔，几次放下，让一切又沉在心里。

时日匆匆，又一年了，我不再去整理思绪，一任它流淌，就断断续续地写下去。

曹禺老师的去世，对我来说又突然，又不意外。说是不意外，因为曹禺老师毕竟 85 岁高龄了，而且长年住在医院里。说突然，是因为他在住院期间，我们常去看望他，他精神一直很好。开头那两年，每次我们探望完起身告辞时，他总是要步行送我们到电梯口，直看到电梯门关上。后来这两年就坐在轮椅上仍然要送我们到电梯口。劝阻无效，每次必送。但看老师精神好，我们也就放心了。最后一次去探望，是他去世前不久的事，他精神仍然很好，而且看上去还胖了些，陪他住院的小白说：“因为透析后，吃东西的限制少了些，所以胖了。”这一次因为是冬天，我们坚持不让送到电梯口，就在门口道别，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1996 年 12 月初，因为祝贺《曹禺全集》出版，在人民大会堂有一个小型的集会，我们本来以为老师也许会出席（他住院期

间有时也出席一些必要的会议），结果没有来。他妻子李玉茹告诉大家：“曹禺同志要养精蓄锐准备出席第六次文代会。”大家也很释然。会后我还特别问了问李玉茹同志，曹禺老师的身体到底怎么样？玉茹同志说：“挺稳定。”我又一次放心了。所以当12月13日早晨徐晓钟院长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曹禺老师在凌晨去世时，我愕然了，“怎么会呢?”但这毕竟是铁一般冷酷的事实。

原本说，“文代会”之后再去看望曹禺老师，而再见已经是在八宝山的告别大厅里。当我向静卧在鲜花翠柏中的老师致最后敬礼的时候，模糊的泪眼却使我无法清晰地再看一看老师的遗容。

我认识曹禺老师是在1953年，那年我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戏剧文学系。那时曹禺老师是学院的副院长，据说还分管戏剧文学系，但他很少到系里来，倒是常在全院大会上看见他。因为他是院里最年轻的副院长，所以每当开学、结业，经常由他主持。那时，他40刚出头，精干、洒脱、瘦瘦的、一头黑发，眼镜后面有一双睿智的大眼睛。他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清晰、明亮、没有杂音，因为演过戏，也会用嗓子，因此他主持大会不用高声就能传得很远。大家很爱听他讲话，但他很少讲话。他很尊重几位年长于他的院长，所以每次宣布开会之后，他都很恭敬地请欧阳予倩老院长讲话，然后他自己退到主席台的边位上悄悄地坐下，一点也没有“名人”“大艺术家”的神气架子。

当时他不常讲课，我记得只在大教室讲过他自己翻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关于他自己的作品，他几乎闭口不谈，就是和戏剧文学系的学生座谈创作时，也只讲“要深入生活”和一般的创作规律。后来我明白了，那时他对自己过去的创作方法，如何“表现新生活、新人物”也存有疑虑，因此不肯多说。

我和曹禺老师面对面的第一次讲话，是我读二年级的时候。

那时的期末考试，许多学科都是抽签口试。我们都戏称这种口试为“三堂会审”。因为参加考试的老师除了主讲老师、系里的党政领导外，还有教务处和院里的领导及旁听的老师，有时“考官”就坐两大排，阵势挺吓人的。二年级考“俄苏文学”的那天，曹禺老师也来了，原本就让同学发憷的考试，就更添了几分紧张。还好，前边几个考完出来的同学说：“曹禺老师光听不提问。”这让人松了一口气。“俄苏文学”是我最喜欢的课程，按今天话说是我的“强项”。我抽的题目是阐述《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奥涅金”的形象，这又是我自认为最拿手的，所以我进考场时，不十分紧张。我放下题签，就按自己准备的答案低着头一口气说下去。说着说着我突然觉得“怎么没有一点声音?”我猛抬头一看，正看见曹禺老师闭着眼睛。我顿时慌了，信心全跑了，心想：“一定是我说的都是废话，他听得不耐烦睡着了。”就在我愣神的那一瞬间，曹禺老师睁开了眼睛，并且轻声地说：“怎么不说下去了?”我嗫嚅地：“我答得不好，您都睡……”没有等我说完，他爽朗地笑了。“我哪睡着了，闭着眼睛听才专注嘛！快说下去。”其他老师也笑了。我收回神，硬着头皮答下去。临出考场，曹禺老师又说了几句夸奖的话，我知道是安慰我，就逃也似的离开了考场。结果这次考试不但得了高分，而且不久就传出“小道消息”，说院领导认为我是个“教书的材料”。果然，一毕业我就被留校做了教员。从此也就不敢再做我来上学时想当作家的梦了。

说来也是缘分，我登上讲台，开课第一讲就是曹禺老师的《雷雨》。

我留校原本是做“俄苏文学”的助教，但到1958年。中苏关系失和，“俄苏文学”课程也削减了，又正赶上大刮“厚今薄古”的风。为了追形势，系领导决定：不论是教中国古典文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晏学教授给外国留学生上课

戏剧的，还是教外国文学、戏剧的，年轻的教员一律都要讲“当代的新剧目”。于是教古典的讲起了《降龙伏虎》，教外国的就讲《烈火红心》，纷纷抓一个“大跃进”时期的新剧目。我当时正按助教的进修计划在写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作品的论文，这时也要求我放下手头的东西开课。可我讲什么呢？我认为那些新剧目学生一看就懂，根本不需要讲，我刚当完学生，我知道学生不爱听。于是我决定选《雷雨》。《雷雨》当时不是“新剧目”，但曹禺是“当代作家”，他的作品当然也算“当代”的，既是“当代”自然也该算在“厚今”的范畴。这虽然有点诡辩，系领导也只好勉强同意了。所以我第一次走上讲台，开始教书生涯。第一讲就是《雷雨》。算起来曹禺老师的作品我至今整整讲了 40 年。

当“厚今薄古”之风刮过去，其他教员各回原位之后，我却被定位在“名著选读”的课程上，专讲五四以来话剧名著。后来高年级学生开“作家研究”课，我又主讲“曹禺”和“夏衍”。

1958 年开课以后，虽然同学反应很好，但系领导看法不一，

有的说我讲课有“人性论”，有的说“阶级观点模糊”……到“文革”前还上升为“修正主义”。我很感谢我的历届学生，他们一直支持我，使我自信讲得“没错”。可是自从新中国成立后，曹禺老师几乎每次作品再版都要修改，对有些版本我是有意见的，因而我一直用的是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版。为此，我第一次大胆地去拜访曹禺老师。那时他住在张自忠路，我们俗称“铁三号”的平房里。他在一间十分狭小的书房里接见了我，坐在临窗的不大的写字台后面听着我说，一点也没有居高临下的神情，平易、和蔼。甚至在我率直地说出我对“开明”版等修改的不同意见时，他也只是点点头，毫无怪罪我莽撞之意。他对我对他作品的讲解，也没有提出异议，反而很肯定地说：“就按你的理解讲吧，我很同意。”其后在许多场合，他提到我讲课时都表示满意，这是我教书以来最大的安慰。

当我说到“名著选读”中还要讲郭沫若、田汉、夏衍和老舍的剧作时，他连连说：“很好，很好，应该讲，他们的东西比我的好，要多讲，多讲。”他还说到他年轻时非常喜欢郭老的《女神》，拿着郭老的诗，就激动地想大喊：“我是一只天狗哇！……”他讲时神情非常年轻。他还说到巴金，说巴金比他年长，可他们“心相通”。他说：“巴金写《家》是‘控诉’，而我写《雷雨》和《日出》是‘抗争’。我们都对那个旧世界憎恶，恨不得它赶快毁灭。”他还谈到了他剧本中的人物原型和他当时的思想情绪……

这一次拜访，我最大的收获是坚定了我讲课的信心，而令我最感动的是他这样一位大作家居然对一个小助教那样亲切、坦诚。

曹禺老师的“好说话”、“随和”是出了名的。不论哪一个团体要演他的本子，他对主创人员都说：“你们可以改，可以删。

我的剧本太长。”等等。也不论哪一个剧团演出了他的本子，演的情形怎样，他也总是给予鼓励。有的说“很好”，有的说“不易”。为此，文艺界的朋友时有微辞，认为他明知道“不怎么样”而肯定得太多。一次谈话时，他说起：“你知道吗？有人能在一个半小时演完《雷雨》，真厉害！”那神情分明是无可奈何。我也就顺便谈起，对他总肯定他原本不满意的剧本和演出，朋友们是有意见的。他沉吟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我不如老巴。”（他平时称巴金先生为“老巴”）这沉重的自责，使我一下子沉重得说不出话来。后来他又徐徐说道：“一个剧团演个戏不容易，进趟京更不容易……”他就是为剧团着想，有时才违心地说好话。但是有人就利用他的“随和”“好说话”，打着他的旗号，对他的剧本胡删乱改，以致除了剧名保留而外，内容全部不是曹禺老师的。怎么能这样对待曹禺老师的心血、我们民族的瑰宝呢？这不是欺世盗名吗？难怪一位研究曹禺的专家曾激愤地痛责：“这是强奸了名著，还要卖钱！”

就是这么随和、宽容的曹禺老师，“文革”中也难逃厄运。他被批斗、示众。爱妻方瑞亡故，女儿离散，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他在“北京人艺”怎么批斗我没看见，但有一次学院造反派把他“揪”来“陪斗”我却是亲眼所见。那是1967年的1月9号。此前不久，江青在一次“讲话”中甩着哭腔煽动合同工和临时工造反，于是学院造反派在1月9号召开了工人斗行政干部的大会。这事本与曹禺老师无关，他从来也没管过学院的行政，但他被“揪”来了“陪斗”。在办公四楼小礼堂，造反派高坐在舞台上的主席台，曹禺老师和其他被斗的人在台下站成一排。曹禺老师显然事先不知道批斗的内容，开头他只是低着头听着，而当一个工人冲上去打了一个跪着的干部时，他猛地抬起头，看着那打人和被打的。那眼神是惊痛，是惶惑，还是悲愤，我无法形

容，但却让我永远记住了那一瞬间，记住了面对野蛮的那双眼睛。批斗会临散会时造反派发了“勒令”：要曹禺老师每天到学校来听候“批判”。“文革”开始不久，红卫兵一造反，就把教员都赶出了“办公楼”。有“官衔”的，都进了“黑帮队”和“劳改队”，其他教员按各自观点加入了“天派”“地派”；而我和几个“无党无派”的中青年教员无处栖身，就在背静的东院旧教室楼下找了一间屋子“上班”。这间屋子正对着堆煤的东小院。“1·9”斗争会后第二天一“上班”，就看见曹禺老师站在东小院煤堆旁的雪地上。那时“勒令”也多，三个人扯旗造反就敢发“勒令”，因此我们就不以为然了，没想到这一“勒令”，曹禺老师居然来了。那个冬天似乎特别冷，地上的积雪都没有化，曹禺老师孤零零、瑟缩地站在雪地里等候命令。其实造反派发完威风，早把这事忘了，又“抓大事”去了。可曹禺老师不知道这种情形，那他要站多久哇？我们几个人一嘀咕：东小院也没人看见，赶快让他回去吧，要是让造反派看见他，没事也得找茬折磨他。于是我就出去悄悄对他说：“先回去吧，他们早把这事忘了。”他疑惑地看着我，那神情是：“行吗？”我说：“大不了有事再揪来，不必傻等着哇！”他终于相信只好如此了，就点点头，一言未发，踩着雪悄悄地走了。我们始终没敢让他到屋里暖和一下，淫威下人是多么怯懦呀！后来，我们也下放了。劳改、挨整，自顾不暇，也很少想到曹禺老师。再见面已经是“四人帮”垮台之后了。在北京人艺小剧场举行的一次纪念周总理的朗诵会，曹禺老师出席了，那时他才六十几岁，但十年磨难，他被折磨得步履蹒跚，是他女儿万方扶着他才走上台的。多想再听他那悦耳的朗诵声音哇，但他没有力气，是万方代他读的诗，他献给周总理的是一颗真诚的怀念之心。

他的身体慢慢恢复了，他又能拿笔了。当“四人帮”把他的

作品都打成“毒草”的时候，他曾发誓以后就是扫大街，也不再写东西。可是他不能有负周总理的嘱托，要写一个民族团结的本子。于是他拿起了笔，写了一个“笑嘻嘻的王昭君”。虽然大家都为他能再次拿起笔而欣喜，但对《王昭君》是褒贬不一的，我也认为他创作的“孙美人”简直是神来之笔，但整体来说《王昭君》的创作，他没能超越过去的自己，反而有明显的那个时代创作方法的痕迹。我率直地告诉曹禺老师，作为学生我不希望一曲《王昭君》是他毕生从事创作的压轴戏。他也说：“还要写，还要写。”

晏学教授带留学生去探望曹禺老师

提起《王昭君》还有一个小插曲。一次我到木樨地（20 世纪 80 年代北京的部长楼所在地）去给他送他向学院借的书。那天他夫人李玉茹同志不在（好像是回上海了）。在谈到《王昭君》时，我贸然地问了一句：“您写的呼韩邪单于在玉人像前谈迎娶昭君的那段台词，是不是想到了方瑞？单于和玉人说的，是不是就是您想和方瑞说的？他娶了昭君，而您和李玉茹同志结了婚？”曹禺老师听了之后，怔了一下神，然后反问我一句：“你这么体会？”我笑着点了点头。他说：“也许是，也不尽然。”他没再说这

段台词，却谈起了和李玉茹同志早就相识，以及1946年、1948年方瑞与李玉茹同志相识、相交的情形。我作为一个学生贸然地问起老师个人感情和生活上的事，虽说是由《王昭君》引起，也是很鲁莽、不礼貌的，但曹禺老师不以为然，反而平易地说起家常。

最后这几年，他一直住在医院里，但他不像个病人，他关心文艺界，关心学院，关心学生。床头桌上还总是放着一些书。一次我们去看望他时，碰见胡绳同志去看他，他马上提到胡绳同志的著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说他很想看，胡绳同志答应派人送来。徐晓钟同志在学院给学生排了《樱桃园》，曹禺老师是很喜欢契诃夫的戏的，他说："我现在不能坐几个钟头看戏了。"晓钟同志说给他送来录像带，他很高兴，说可以慢慢地看。每次晓钟同志去都向他汇报学院的事情。他认真地听，十分关切。而让我最感动的是他对年轻学生的态度。有几次我是带着在学院进修的外国留学生去的，有法国人、日本人、斯洛伐克人和中东的人。他们都是跟着我学曹禺老师作品的，也都想去看望一下曹禺老师。可临去那天，有的紧张得连中午饭都吃不下，我说："别紧张，他是位很随和的好老头。"可他们一想是"大作家"心里还是打鼓。等到医院一看曹禺老师慈眉善目的样子和他亲切的接待，他们的紧张解除了。他接受他们的献花，和他们一起照相，给他们在《曹禺剧作》上题名，还和日本学生说她的名字在中文的意思。当学生说非常喜欢他的剧本，甚至想演其中角色时，他突然问道："你们懂得什么是'三不管'吗?"当学生的回答让他满意时，他开心地笑了。每一次都是我怕老师太累，才把学生带走，他们是那样恋恋不舍，真挚地祝福曹禺老师早日康复。

我更是希望有奇迹出现，他能再拿起笔。天不遂人愿，曹禺老师终于没能再拿起笔，这是他晚年耿耿于怀的遗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